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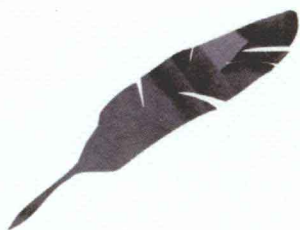


明 德
大 学
师 传 记 馆
学 术 即 人 生



马克斯·韦伯传

[德] 玛丽安妮·韦伯 (Marianne Weber) | 著
简 明 | 译



Max Weber
Ein Lebensbild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大师传记
学术即人生

马克斯·韦伯传

[德] 玛丽安妮·韦伯 (Marianne Weber) | 著
简 明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斯·韦伯传/ (德) 玛丽安妮·韦伯著; 简明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12

(明德书系·大师传记馆)

ISBN 978-7-300-18461-6

I. ①马… II. ①韦… ②简… III. ①韦伯, M. (1864—1920) —传记 IV. ①K835.1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0217 号

明德书系·大师传记馆

马克斯·韦伯传

[德] 玛丽安妮·韦伯 著

简明 译

Makesi Weibo Zh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36.5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713 000

定 价 8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那个人，总在下一刻重现：
一个时代行将结束，对自身价值
再次作出评估。

他举起时代的整个重负，
将它掷入自己心灵的深谷。

前人有过痛苦和欢乐；
而他只感到生命的沉重，
他将万有化作了一物——
唯有上帝超越了他的意志：
他满怀深仇地热爱着上帝，
因为上帝无法企及。

——R. M. 里尔克

卷首语

承蒙马克斯·韦伯的朋友和同事为这部传记提供了韦伯写给他们的信件。只有将无数的信件内容融入叙述之中，才有可能让韦伯自己在书中现身说法，才能生动地展示他对日常生活以及对他那个时代的思想 and 政治运动的反应和产生的影响。

本书作者感谢各位，尤其感谢那些在同韦伯争论中收到韦伯书信的朋友和同事，感谢他们提供了这类信件并授权作者将其摘录发表。

本书作者还要特别感谢她的朋友们，他们的至诚关切和提供的咨询给了作者无法估量的帮助和鼓励。

目 录

第1章 家 世	1
第2章 父母与少年时代	26
第3章 大学生活与服兵役时期	53
第4章 崭露头角	85
第5章 家中生活与个人发展	109
第6章 婚 姻	135
第7章 青年教师与政治家(1893年秋—1897年)	152
第8章 精神崩溃	179
第9章 新阶段	210
第10章 著述的新阶段	243
第11章 拓 展	270
第12章 历经世事与论辩诉讼	298
第13章 美好生活	343
第14章 旅行散记	367
第15章 母 亲	389
第16章 为国效力	398
第17章 革命前夜的政治家	424

第 18 章 问 奏	460
第 19 章 革命后的政治家	477
第 20 章 教师与思想家	509
第 21 章 生命的最后乐章	529
书中提到的韦伯著作索引	540
马克斯·韦伯年表	545
人名缩写和真实姓名密钥	549
人名索引·注释	552
译后记	573

第1章 家世

1

马克斯·韦伯的外祖父母本身都很不寻常，并且将自己身上一些显著的性格特征遗传给了外孙，因此马克斯·韦伯的传记理应从他外祖父母的生平概约开始。

法伦斯坦 (Fallenstein) 家族可追溯到 17 世纪中叶的图林根 (Thüringen)。^① 韦伯的外祖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法伦斯坦 (Georg Friedrich Fallenstein) 的父亲和祖父就已经堪称知识分子了。弗里德里希的祖父生于迈林根 (Meiningen) 附近的维策尔罗德 (Witzelrode)，曾任赫尔福德 (Herford) 的高级文科中学副校长；法伦斯坦的父亲曾任克累弗 (Kleve) 市师范学校的校长。关于韦伯的这位外曾祖父的生平我们略有知晓，他天分极高，精力极为旺盛，但使用精力毫无节制。他的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妻子出身于一个胡格诺教派家庭，跟他一样富有激情，性情急躁，喜好冒险。

^① 这个家族有一位跟美国人一样喜好家谱研究的德裔美籍亲戚，他根据自己的考订结果认为，这个黑森 (Hessen) 州的贵族之家原来的姓是瓦伦斯坦 (Wallenstein)，属于阿尔布雷希特·瓦伦斯坦 (Albrecht Wallenstein) 家族中新教一支。他发现，一个名叫威廉·冯·瓦伦斯坦 (Wilhelm von Wallenstein) 的中校在瑞典军中服役过，并被古斯塔夫·阿道夫 (Gustav Adolph) 授予封地，几年后他又将封地卖掉了。这位家谱考订者猜测，这个军人 1631 年随同古斯塔夫·阿道夫开赴德国，在那里留下了子嗣，而后阵亡了。由于瑞典语中没有“W”这个字母，他的姓就以“V”开头，而在德语中“V”发“F”音，结果“V”就写成了“F”。“即便这不是真的，编织得也很巧妙。”(Se non e vero e ben trovato.) 格维努斯 (Gervinus) 收集到了关于这个家族的可靠资料，并将此记载在他的《回忆 G. F. 法伦斯坦》一文中，以上信息就出自此处。

2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法伦斯坦是他们的长子，生于1790年。弗里德里希既是父母的宠儿，也是他们口角的肇因。儿时的他不得不逃避父母的争吵，这给他留下了痛苦的回忆。还有更为不幸的事，他的父亲，一个颇有名气的语言学者，开始酗酒，一天突然与家人不辞而别，从此杳无音信。

他到底是移居他乡了，还是在漂洋过海时溺水而死，一直不得而知。撇下妻子带着几个孩子在极度贫困中度日。长子弗里德里希像孤儿一样在一群陌生人中间长大，但他的秉性帮他脱离了种种危险，战胜了多舛的命运。迈林根的公爵助他上了大学，不过他一直学无所专。他修了植物学、动物学和医学，做诗的才华又驱使他转向语言文学，他翻译了古典作家的作品，用“弗劳恩罗布”（Frauenlob）的笔名写了具有浪漫派风格的诗歌，还写了一些故事和小品。

未及弱冠之年，他就知道母亲和几个弟妹住在柏林一栋背街的楼房里，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虽然他自己也一贫如洗，也什么都不是，却想要帮助他们。不过，他十九岁那年还是同一个十五岁的漂亮姑娘订了婚，这位姑娘也跟他一样一无所有。当她的爷爷因他们经济状况不堪而拒绝他们成婚时，这个绝望发狂的年轻人精神彻底崩溃了，这种病态持续了几个月。待他康复后，朋友给他找了一份私人秘书的工作。二十岁那年他终于办成了这桩婚事。这个妩媚、俊俏、温柔的女子成了他美丽的天使；他打心里爱自己的妻子，在他变化无穷的一生中对她始终忠诚如一。她为他生了六个孩子。他们为生存而苦苦挣扎，夫妻多年不得不两地分居。起初，弗里德里希时而做家庭教师，时而做县府秘书，同时还当作家和诗人。他的收入仅能养活自己，妻子和孩子则寄宿在朋友家里。不过，他的能力、责任感和伟大的抱负使他能够经受最严峻的考验。事实上，战胜困难的确让他乐在其中。他有男子的充沛精力，精神上富有活力，有严格的道德操守和不留情面的坦率，同时又富于激情，性情急躁、易暴怒；但对于弱者，尤其是对女性和儿童，他却具有骑士风度和孩童般的柔软心肠，这对他的急躁暴烈的性情有制约作用。

3 同弗里森（Friesen）、鲁登（Luden）和雅恩（Jahn）的交往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他对祖国的热爱经受住了每一次考验。1813年，他预料到普鲁士国王会号召国民起来抗击拿破仑，便毫不迟疑地参加了吕措（Lützow）的志愿狙击团。虽然自己囊中羞涩，他仍然自费给两名自愿参战的战友购置了装备。他坚信国家会照顾自己的家庭，便把余下的钱一部分给了妻子，另一部分给了自己所在的团队。可是，假如没有朋友帮助，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早已陷入绝境。实际上，他的一个孩子就死于营养不良。他把责任归咎于拿破仑，因而一生对拿破仑恨之入骨。军营和战地生活激发了他的文学创造力。他同特奥尔多·克尔纳^①（Theodor Körner）结下了一段炽热的友谊。二人共同创作了战歌和歌颂自由的歌曲，在战友中间传唱。

^① 原文中有很多字词以疏排法印刷以示强调，在译文中均以黑体字标出。下不一一说明。——译者注

那个时代给他脑子里装满了条顿民族的理想和自由的理念。他从那时起就开始收集关于古代德国语言文字的文献古籍，用古德语给自己的儿子起了名字，仇恨一切跟罗曼语国家有关的人和事，他在社交场合中总是直言不讳，十分坦率，并且“毫不掩饰自己的乖僻执拗”。

从战场归来后，他感到十分痛苦，因为这场战争在政治上一无所获。此外，就他个人而言，他难以忍受的是普鲁士政府的忘恩负义，尽管国王有过许诺，但是普鲁士政府并没有为解甲归来的士兵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所以，当1815年战争再度爆发时，他第二次参军就随部队去了巴黎，在那里的宪兵部队谋得了一个报酬颇丰的职位。他平生第一次可以舒一口气，享受一下生活了。他习惯了贫困生活，现在有了钱便陶醉于大手大脚地赠送礼物。他的爱妻在家度日维艰，连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不足，可他给她寄去了银制餐具、丝绸衣服、摩洛哥拖鞋，以及被他叫做“废旧便宜货”的东西，例如给他最年幼的儿子买的银质拨浪鼓。这表明他的性格充满矛盾。一位女性朋友曾这样描述过他：“毫无疑问，很多人了解的只是他自负和严厉的一面，但任何与他相知甚笃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是沐浴在真挚和丰沛的爱里。他最为贫穷之日，也就是我看到他那颗美丽的心灵最为富有之时。”对于贫困者，他一生都慷慨解囊，乐善好施。与此同时，他在日常生活中也一生都俭省得出奇，就跟他生活困难时不得已而为之的时候一样。例如，在他拥有一所漂亮住宅后，他仍然不让在家里烘烤点心，甚至连给客人做都不行。

1816年，他去杜塞尔多夫出任政务秘书，成了一名敬业敬职、兢兢业业、勤奋不怠和富有献身精神的模范雇员。他随时准备着用自己超常的精力去做远远超出自己职责范围的公益事业。因此，人们很快就把一副极为沉重的工作担子压在了他的肩上：身为秘书，他也只拿秘书的工资，做的却是政务委员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他的上司对他出类拔萃的才能、不竭的精力和他的多才多识赞不绝口。“他具有纯种赛马的好胜心和旺盛精力，像它们那样竭尽全力，崩溃而后已。”（格维努斯语）

尽管如此，他却遭到柏林部里的轻视和蓄意冷落。他没得到提升，薪水微薄，以至于随着家里人口增多，他不得不在日常工作之外从事写作。何以至此呢？原因之一是他的民主倾向和自由派观点。他看到了“时代精神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走进所有民族和文明，这种精神有如欢乐的上帝之子和快乐的自由之子，有如那个走在摩西前面的上帝”。因此，他醉心于公民获得平等的权利，同雅恩及他的同道一起竭力反对保守派。不过，他还有其他令当局不快的地方。他在一篇措辞激烈的檄文中批评了政府的举措，这篇充满火药味的文章抗议将一份国有地产赠送给一位法国贵族。为此，他甚至向德皇呼吁，反而因此遭到起诉。他虽然未被判罪，但仍然受到贬谪的威胁，只是因为他的上司一致抗议，他才得以免遭被贬黜的厄运。自此以后，柏林方面就一直对他心存芥蒂。工作上几次遭受故意冷落后，他感到愤然，准备移居他乡，以摆脱这种做“奴仆”的状态。等

到能够舒一口气时，他感到自己的存在是一种“忙于苦差事的可悲生活”，因而感叹道：“如果上帝不能让我过另一种生活，但愿他能让我摆脱我现在的感受。”1832年，尽管他在政府已供职十四年，人们还是对他进行了考核，考核之后他才获得了一个相称的职位，担任了科布伦茨（Koblenz）行政专区顾问。

5 迁居科布伦茨之前，他经受了一场可怕的打击：他失去了无时无刻不让他充满幸福感的爱妻。妻子给他留下一大堆未成年的孩子。这个激越狂躁但又情感丰富的人如临深渊。他的孩子（其中几个被他送走了）将可能受到这个变得阴郁的父亲比以前更为严厉的管束。其实他们本来就很难躲过他的压制。这位吕措兵团的老兵是个严厉的道学家，无条件相信无所不能的意志力，相信“你能够，因为你应该”的定言令式。因此，他常常气得额头上青筋暴突。尤其是对儿子们，他是一个严厉的、要求很高的父亲。小姑娘们则像所有的弱者一样，通常觉得他温和宽厚。不过，即便是对她们，他也时常用今天看来野蛮的教育方式来达到磨炼她们的目的。例如，为了给孩子治头疼，他会一大清早就亲手把孩子的脑袋摁在水泵前冲凉水；冬天，小姑娘们在外面走动时，他不让她们穿暖和的内衣；夏天，在火炉一般的烈日下，他也不让孩子们戴帽子。饭桌上，他的管教格外严厉。他给孩子们盛上大盘他们不大喜欢的食物，要是他们不吃得干干净净，那可够他们受的！对撒谎的惩罚是相当重的体罚，即使是年幼的女儿也不例外。不过，女儿对父亲还是爱戴多于惧怕。

相反，儿子们一旦有可能就会摆脱父亲的管束：其中三个儿子去了海外，另一个也悄然逃离家中。父亲此后再也没见到过他们。弗里德里希·法伦斯坦给其中一个要在教堂受坚信礼的儿子写过一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出，他是何等坚信自己对孩子们在道德伦理方面的严格要求能够影响他们的成长，他以何等的勇气和严厉态度来批评他们的不足。在这位父亲看来，青少年只能在两条路中选择一条：要么“勇往直前”，要么沉沦。

亲爱的奥托：

6 你附在姑母信中的几行字给我带来了虽出乎意料却令人欣慰的消息，即你将受坚信礼。现在想必已经受过了。孩子，但愿上帝让你真正理解你生命中这一篇章的重要意义，让你为自己现在和将来的利益而做的打算和下定的决心，以及你在圣坛前做出的保证和许诺能够持久并得以兑现。你一生一世都要谨记上帝，谨记一个正直的德国人的荣誉。对自己的良心、对基督要保持真诚和忠实，要有信念，这样你立身处世就会有信心 and 安全感。尽管你表现出一些令人遗憾的陋习，但让你父亲感到欣慰的是，你是一个忠实、真诚、勤奋和心地善良的人。保留这些品质，逐渐改掉陋习，尤其是不讲礼貌、脾气暴躁、自以为是等坏习惯。孩子，你要在达到自己生活目标的努力中更加勤奋。尤其要记住，一个人若非出类拔萃或做出优异的成

绩，他就会微不足道或一文不值，就会一事无成。凡事都要向最好的、最高的、最优秀的看齐，不管做什么事情，平庸都不足取，都有愧于荣誉和生命。你尤其要保持真诚和道德上的纯洁，这样，你就可以无愧于我们，就可以依赖于上帝，就能做到不想、不做也不会容忍任何不光彩的事物。言谈须谨慎，但行事得坦荡敞亮。你耻于被人看见的东西，在上帝那里也一定是罪恶的东西。谨守你的信仰，要乐于助人，尤其应当怀有感激之心。忘掉你自己，但绝对不能忘记对你和你家人友好的以及帮助过你们的人。保持你的清纯无邪，不要对别人心存不敬。不要行不义之事，但也不可忍受别人有意对你行不义。要永远记住三件事：敬畏上帝、尊重女性和爱你的邻人。要记住的第四点就是，我宁愿看到你做鬼，也不愿听到有人骂你是无赖和懦夫。除上帝之外，不要敬畏任何人；憎恶邪恶、谎言和不纯正的思想。为你母亲的缘故，也为了使你自己防患于未然，你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要尊重女性。要爱你的邻人。要记住没有谁只是为自己而存在，每个人都为他人而存在，因此，最大的爱和忠诚莫过于为自己的弟兄献出生命。要全心全意地恪尽职守，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与忠诚、真实和勇敢带来的荣誉相比，任何世俗所获都微不足道。我亲爱的儿子奥托，愿这些话成为你生活道路上的伴侣，愿这些话能使你想起你的父亲、死去的母亲和你的继母。只要你无愧于他们，他们都会爱你，想念你。你知道别人给我造成了多少苦恼，你可别对我做出类似的事情来。你的姓是法伦斯坦，我给了你一个为人所敬重的姓氏，不要玷污这个姓氏；相反，要让人们因为你而尊敬这个姓氏——上帝保佑——永远不要因为你而使这个姓氏受到诅咒和责骂。你应当为此而尽心和生活——甚或献出你的生命！……

现在让我对你的未来和命运讲几句。我并非不知道你对学习兴味索然，也不能专心致志。你对学习的漠然和怠惰无论怎么看都没有道理，在我看来尤其不应该。你最近一次成绩报告单上的成绩又不佳，这令我感到非常遗憾。你理应给我带回好一点的学习成绩。你的成绩之糟糕让我始料不及，而它发生在我们上次谈话之后，尤其出乎我的预料。我不希望强迫你违心地去做你不乐意做的事情，但我得要求你现在做出决定——而且以你的名誉担保，决定你这一生想要严肃地、敬业地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你从小就希望去航海，就我所知，至今这仍然是最令你心醉的梦想。那么好吧，如果你是认真的，如果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这仍然是你果断的决定和坚定不移的心愿，那么，通过你住在此地的舅舅的职位之便，我将有机会为你在利物浦的一艘船上物色一个条件相当不错的工作。仔细斟酌一下你想要做什么，特别要记住你现在迈出的是决定性的一步，不能走回头路。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一个诚实的人唯一的座右铭就是：“勇往直前！”如果你下定了决心，就要马上启程去热那亚（Genua）上船。船名是拉布

(Rabb?)，你要在船上生活五年，或者与船共沉浮。关于这事我随后会再给你写信。我也希望在这之前能见到你，以父亲的吻和握手祝福你得到上帝的怜悯，并祝你好运。但暂时别把这事告诉任何人。首先要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待我来的时候，敞开心扉，给我谈谈你心灵最深处的想法。再见吧，孩子！你妈妈还要添加几句话。再见，不管你做什么，别忘了深爱着你的父亲。

弗里德里希·法伦斯坦

1835年6月9日

8 对在家和已经离家的所有孩子来说，幸运的是，他们那豪气和脾气火爆的父亲在鳏居四年后遇上了一位温柔的姑娘。仿佛他逝去的妻子又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眼前，他对她一见钟情。这位姑娘就是埃米莉·苏谢^① (Emilie Souchay)，系法兰克福 (Frankfurt) 一个高贵而富有的城市贵族家庭之女。她的父亲卡尔·科内利乌斯·苏谢 (Karl Cornelius Souchay) 是一家分布于法兰克福、曼彻斯特和伦敦的贸易公司的创始人，出身于一个胡格诺派家庭，也就是苏谢·德·拉·迪布瓦西埃 (Souchay de la Duboisserie) 家族。这个家族在奥尔良 (Orleans) 附近曾拥有一座庄园，在举家逃往德国时放弃了贵族称号。其中一部分人流亡到哈瑙 (Hanau) 做了金首饰商人，另一部分人去了法兰克福。K. C. 苏谢的爷爷在哈瑙经营金首饰，而他父亲是法兰克福的法国归正教会牧师。

K. C. 苏谢 (马克斯·韦伯的外曾祖父) 是个乐观、和蔼和有艺术修养的人。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婚姻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财富。对此他毫不吝啬，因为他只是把自己看成是财富的经管人，并把这种观念灌输给了自己的孩子。他住在法兰克福城门边的一栋装饰优雅的漂亮住宅里。住宅宽敞、向阳，俯瞰着美因河，远眺河对面向上伸展的萨克森豪斯 (Sachsenhausen) 小山。这个善良、开心的人喜欢快快乐乐地过日子，也乐意让别人开开心心地生活。他谈到自己时笑称：“我总是生活得像个富翁，上帝的保佑让我得以如此生活。我身边的吝啬鬼一直都认为我富有，即便在我并不富有时也这样认为。”

为了让这种富裕生活更加幸福，他娶了一位纯德国血统的、出生在殷实之家的姑娘为妻。她就是家住斯吕西特尔恩 (Schlüchtern) 的舒恩克少校之女海伦妮·舒恩克 (Helene Schunck)。海伦妮为他生了七个孩子。她在自己身边营造了一种和谐的气氛。她楚楚动人，画家斯蒂勒 (Stieler) 称她是德国最美丽的女人，主动为她画了一幅画像，捕捉到了她的妩媚，他们家至今还保存着这幅画像。据此可以推断，马克斯·韦伯的母

^① 为区分母亲埃米莉·苏谢 (嫁给法伦斯坦后改为埃米莉·法伦斯坦) 和女儿埃米莉·法伦斯坦，我们在母亲“埃米莉”下面加下划线。——译者注

亲那种典雅和高贵的美（她将此遗传给了好几个子女）遗传的也许是德国而不是法国血统。

不过，韦伯的外祖母艾米莉·苏谢却全然没有获得这样的遗传。她身材非常矮小，长得很不引人注目。她睿智、深刻，但极为纤细羸弱，而且腴腆、不谙世故。她力量的源泉来自深沉的宗教情怀、天使般的善良和为一切伟大而美好的事业献身的精神。在她为自己家人写的回忆录里，有下面一段话讲她自己：

我童年和少年时代最大的（应当说是我唯一的）痛苦是我的体质造成的。我从不记得自己生过什么病，但一种难以言表的胆怯却深入骨髓，常常让我的情绪很受压抑。……在一些焦虑的日子里，内心对自由的渴望成了我最迫切需要的祈祷。一天，我翻开《圣经》，读到了这样一句话：“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哥林多后书》，12：9）。对这几个字的深刻内涵我思考了很多，从中发现了对《圣经》里那个按才智受责任的比喻（《路加福音》，19：11-27）的最美妙的阐释。

一种先天不足的感觉总是威胁着她孱弱的生命，上了年纪之后，她用下面的话总结了自己的这种成长经历：

我们都喜欢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却不懂得自己的秉性已经为我们设立了目标，无视这个目标是要受到惩罚的。勇敢地面对自己资质的局限，防止非分的企盼，但要全心全意地完成我们被赋予的使命，谦卑地求助于上帝——在我看来，我们如果做到这些，就会得到上帝的恩惠。

法伦斯坦遇到艾米莉·苏谢时，她已年届三十，但还从未想过结婚的事。各种迹象表明，按其天性，她注定要过修女那种清静而又倾心的沉思默祷的生活，而远非同一个精力旺盛、追求不息的男人一起生活。她所了解的婚姻，仅仅是男女之间心灵的结合和真挚的友谊。但是，法伦斯坦的紧追不舍让她陷入了内心的巨大矛盾，她要求法伦斯坦给她时间考虑。她之所以不顾自己的忧虑，最后还是答应了法伦斯坦，是因为她的善良战胜了对生活的焦虑。她感到是上帝在亲自呼唤她去做法伦斯坦的妻子，做他失去母爱的孩子们的母亲。“把这副担子压在我肩上让他感到为难，所以起初他难以启齿。但我强烈地意识到，是上帝把这个伟大而美好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坚信上帝会帮助我完成这项使命。”

法伦斯坦和艾米莉·苏谢的信件交往既表现了那个时代（1835年）的风格，也反映了写信人的个性。

我，尊敬的小姐您或许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的人，怀着一颗被深深打动而又感到难为情的心，摒弃传统的顾虑，在内心冲动的驱使下，冒昧地走出了这一步。可我苦于自己拙于言辞，不知如何向您表达自见到您以来我脑子里形成的弥足珍贵的感受。但愿您的和善——它们从您蓝色的眼睛和整个外表之中散发出来——能让我不再去搜肠刮肚而是直抒胸臆。

这是发自内心的爱情表白，是一个男人带着惴惴不安的窘迫之情大胆表达的爱情。这个男人在生活中久经历练，他曾镇定自若地面对过危险，可是现在面对着您却不知所措。

二十五年前，我情窦初开，怀着热烈的情感遇到了那个忠实、温柔的女子。我是她的初恋情人，二十一年中，她与我患难与共。她曾是我唯一的至爱，从十五岁起，她就安然、充满信赖地在我的怀抱里度过了她沧桑的一生。那天晚上我在您兄弟家看到您的刹那，这个我四年前已经安葬的女人，我那六个孩子所爱戴的母亲，又骤然在我眼前复活了，她的整个个性特征、整个存在以及整个内在和外在生活都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眼前。这个印象触及了我心灵的最深处，惊奇中又有些许痛楚伴随。接下来就是我现在迈出的这一步。小姐，我感到我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一步的结果如何，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您的出现如此神奇地将我整个的过去和上帝为我安排的将来联系在一起了，让我能在上帝面前，真挚地亲手将我青春的爱和我终身的爱都奉献给您，我温柔、恬静、可爱的埃米莉，这种爱因我一生的阅历和我的所失而显现出纯洁和美丽。迈出这一步之前，我是认认真真地静心思考过的。尊敬的小姐，如果您能够像上帝一样窥透我的心，如果我能像此时在造物主面前一样，用言词向您敞开心扉，那么，您就会相信这个诚实的男人下面这一番朴素和审慎的话语：这个男人向您保证，他对您表达的是心灵深处的感受，也就是说，这不是因一时的激情冲动而产生的爱，而是在最诚挚、最坚定不移的敬慕基础上产生的爱情，这种爱情将痛失所爱而感到的深切悲哀化作了因重新获得所爱而感到的由衷的喜悦。

11

尊敬的小姐，我明白我下面的要求意味着什么。我不仅恳请您做孩子们的继母，而且恳请您做他们重新得到的母亲，我要您成为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而我唯一能回报您的只是一颗诚实、忠诚的心，不过，同时我也把我的一生都诚挚地奉献给您。可爱的埃米莉，您就像我那幸福的贝蒂（Betty）一样让人珍爱。我只能吐露出简单、虔诚的话语，因为我的心虽然激动不已，但又肃穆庄严。现在正好是我同逝去的贝蒂订婚的第二十五个年头，正好是她离开我的怀抱长眠于墓地的第四个年头。在缅怀亡者的这样一个时刻，人的心灵是不会撒谎的。

您在我们的事情上做个决断吧。不管您怎样决定，我对您充满敬意的爱都将是我的财富，即使您拒绝我，这种爱也将伴随我的一生。

埃米莉·苏谢的回信写道：

我不知道今天我能否以自己应该和希望的方式回复一封深深触动我心灵最深处的来信。但我将尽力对那个以令我始料未及的丰富爱情向我敞开心扉的高贵的男人说出我的感受，尽管我自己都还没有弄清楚这些感受。我郑重地下定决心，对您要坦诚以待，因为我觉得**这样做**于您于我都会有益；但尽管我竭尽所能，也只有那个比我自己更了解我的上帝才知道，我能不能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在别人看来，迄今为止我的生活一直是非常幸福的。假如我不能愉快地承认自己拥有良好的生活环境，那我可就是忘恩负义了。我也没向往过——特别是最近这些年——要离开我现在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因为我相信自己的性格不宜于给别人带来幸福，至少如果新的环境对我有很多要求的话，我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越是了解我的人，也就越能比我自己更清楚地向您证实这一实际情况。

我母亲答应我要把我的一切过失和弱点都告诉您。您要相信她的话，而且您大可放心，我比任何人都更知道她的话是真确的。起初我止不住想，我在您心中唤起了一个这么可爱的形象，那您定是把我看错了。我姐姐向我透露了您的这一印象后，您可以想象，当我后来再见到您的时候，我是多么激动！只因我下了决心不要肆意毁掉您所珍惜的记忆，我才稍稍镇静下来，或者毋宁说我的情感得到了升华，以至于连我自己都认不出自己来了。

当您离开时，一种可能得到的幸福憧憬攫住了我的心，但同时我也感到，自己完全没有能力胜任这样一个角色。打那以后，这种感觉在不少难熬的时候让我感到压抑；在另一些时候，我的心情又变得轻松起来，能够将我和您的未来交到永恒的上帝手里。我心乱如麻，但有一点却变得越来越清晰了：我必须倾听纯粹发自内心的声音，对您就像对我自己一样坦诚以待。您可以相信我，一旦我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上帝的意旨，我就会离开这个我喜爱的环境，我内心虽然会有矛盾，但会带着欢乐和勇气去完成一个更加美好的使命。不过，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这样的命运会刚好落到我的头上。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从初始的激动重新回到完全的理智，您也考虑一下我将做出的决定对您的幸福会有多大的影响。不管怎样，对那些美好日子的回忆都将伴随我的一生，给我带来幸福。愿上帝保佑，不管我如何决定都给您带来祝福。

※ ※ ※

对法伦斯坦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时机，可借助于新妻温柔的扶助将自己生活的航

13 船驶入一片比较平静的水域。他在生活中很早就殚精竭虑，现在精力已经开始衰退，抑郁也常常向他袭来。现在终于摆脱了钱财的忧虑，的确让他如释重负。苏谢家族也像他自己一样慷慨大方，他们也有财力这样做。所以，现在法伦斯坦也能够满足自己乐善好施的愿望了。不过，不管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事业上，他都还有不少痛苦的事。他的儿子们走后杳无音信，后来他也没有再见到过他们，这也许是压在他心头的一块大石头。他的工作负担过重，要求分配一个助手，却遭到了拒绝。于是他提出了辞呈，辞呈被接受了，但他受到了有伤自尊心的责难。然后（1842年）他被调到位于柏林的财政部，当了一个负责财务报告的官员。但他发现自己不能适应那里迥异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的。这个在过去多年中有着非凡业绩的人，现在坦白地承认自己因不能愉快地胜任新工作而痛苦。所幸的是，几年后他离开了这个职位。

他把家搬到了海德堡（Heidelberg）。1847年，他在内卡（Neckar）河畔修建了一幢朴实却不失典雅的宽敞住宅，与城堡隔河相望。他亲自规划了一个建在山坡上的大花园，花园向上一直延伸至哲人小道（Philosophenweg），园里泉水潺潺，与内卡河的水流相映成趣。他的住宅和花园构成了一座美丽之岛，成了他的儿孙们喜爱的家园，也让无数人感到赏心悦目。除此之外，他仍然保留了自己生活方式中斯多葛式的简朴和自然。他要求自己的家人也具有这些品质：早起，用凉水洗漱，经受各种形式的磨炼，最大限度地使用意志力和自制力。女儿海伦妮（Helene）在自己的生活中和养育子女时传承了所有这些准则，尽管她的体质弱不经风，在孩提时代深为这些准则所苦。

14 法伦斯坦仍然不知疲倦地参加各种活动。在公共生活中，他特别有兴趣的是促进各教派之间的和睦以及在莱茵兰（Rheinland）保留《拿破仑法典》。对拿破仑的仇恨并没有妨碍他在拿破仑和当时普鲁士的体制之间选择前者。特别是，他确信强行废除拿破仑体制会使莱茵兰疏离普鲁士。除政治方面的兴趣之外，他还积极参与各种各样的慈善活动。例如，他在苏谢家人的帮助下，通过提供贷款和出借家畜，为奥登瓦尔德（Odenwald）地区遭受饥饿之苦的村庄之一舍瑙（Schönau）的农民组织了系统的救助。他重新开始写作，收集德国谚语，是《格林词典》勤奋的撰稿人。在海德堡，他加入了以施洛塞尔（Schlosser）和霍伊塞尔（Häusser）为中心的“历史俱乐部”，同历史学家格维努斯（Georg Gervinus）成了朋友，后者搬到了他家里住。本着一名政府官员真正的忠诚，法伦斯坦坚定地同他的祖国普鲁士站在一起。但大约在1848年，他完全放弃了对君主的顶礼膜拜，开始热爱德国更甚于普鲁士。在南方暖风的吹拂下，他又回到了有自由主义理想的年轻时代。

尽管健康状况不佳，但法伦斯坦在生活中一旦有了目标，就似乎仍然拥有巨人的力量。他六十三岁那年去世，死得“年轻”一直是他自己的愿望，也就是说，不要等到年老体衰才撒手人寰。在他的幼女们（第二次婚姻所生）“梦境一般的美好记忆中”，他仍